大学文苑

岭南秋笺

□张乐舒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25级

广州的秋，是得用全身上下每个毛孔去读的。

当第一缕秋风从白云山的罅隙间溜下来，拂过越秀公园的老榕树，人们尚在酷暑中煎熬，在烈日的炙烤下摇着蒲扇。只有那轰鸣了一整个盛夏的空调外机忽然放缓了节奏，化作一阵阵好似倦怠了的低语。猛然抬头，往常的大好天光竟已悄悄擦黑，这时你才惊觉，秋来了。

这秋意是踮着脚尖来的，它不像北国的秋那样大刀阔斧，用漫山红叶宣告主权；也不似江南的秋那般缠绵悱恻，借潇潇雨声诉说离愁。它就这么悄悄的、悄悄的，在晨起触及瓷砖地板上那一丝沁人的凉意里，在午后阳光突然柔和的角度里，在入夜后珠江上那阵恰到好处的晚风里。秋天就这么趁着每一场夜雨，把清凉一点一点浸润到这座城市的肌理中。

街巷里开始氤氲另一种味道，棕褐色的糖炒板栗在阳光的照耀下泛出诱人的光泽，清甜的香气从路的转角漫出来，与流心奶黄月饼的甜腻在空气中缠绵；凉茶铺的老板娘撤下了祛湿茶的招牌，换上了润肺的罗汉果茶；掰开红薯被烤至焦黑的表面，露出的是黄澄澄的内里，焦香直蹿进鼻腔，握在手里，指尖便沾染了秋日特有的温润，咬一口，暖暖的，从口腔一直暖到胸腔。

紫薇花凋零了，落羽杉那古朴粗壮的树干却还是擎着绿意盎然的枝叶，肆意展现蓬勃的生命力。微风拖起半青半黄的落叶，打着旋儿，在廊柱间游荡，追逐着落日前的最后一点光影。它们飘进房屋的雕花窗棂，落在泮塘荷叶的残瓣上，抚摸过仰躺在黄昏中打着哈欠的猫的肚皮。光孝寺的香客渐渐多了起来，人们踩着满地菩提叶，在袅袅青烟中祈求一个安稳的冬日。古树是不会说话的历史，它就这么静静地屹立在此处，不知看过了多少春秋，把一千多年的光影化作冲天的树冠，那些在史书里或浓墨重彩，或草草带过的过往都藏于满树摇曳的金黄中。每一阵秋风过处，都是历史的回响。

珠江的水色也变了。夏日浑浊的激流沉淀成碧清的绸缎，轮船的汽笛声仿佛也清亮了几分。黄昏时分，年轻人坐在岸边，看夕阳把广州塔的影子一寸寸投在江面上。那不再是夏日令人目眩的金光，而是一种醇厚的，蜜糖般的色泽，缓缓流淌，仿佛要把整座城市都包裹在温柔的琥珀里。

天渐渐暗了，城市里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夜市的大排档把塑料凳搬回了街道，干炒牛河的香气在微凉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浓郁，生滚粥的蒸汽爬上镜片，模糊了食客们的脸。他们不再赤膊挥汗，而是套着薄衫，慢条斯理地啜着热粥。偶尔抬头看看天上那轮终于清晰起来的月亮。这月亮曾照过南越王的宫阙，洒在十三行的商船上，如今又映着零星夜宵摊子，千古如一。

广州的秋天太短，短得像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当北国已经开始飘雪，这里的人们还在为要不要收起凉席而犹豫。人们常说“在秋天总是比平常更容易感知幸福”，起初我只当是文人的浪漫，直到某个深秋的清晨，裹着薄外套走在飘满桂花香的巷子里，耳机里正好播到秋天的歌曲，忽然惊觉，原来季节真有神奇的魔法。想拿出相机留下此刻，咔嚓一声，却留不住声音，留不住气味，又想提笔记录那一刻的感受，却总词不达意。罢了，那便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感受，全身心地融入这一切。

于是明白，广州的秋天不在山野，不在日历，而在骑楼转角那阵恰到好处的风里，在糖水铺那碗温润的杏仁糊里，在每一个过路人突然轻快的脚步里。或许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等待，所有的等待终会成全——就像这姗姗来迟的秋意，终究会把整座城市，拥入它清凉而温柔的怀中。

对影 小米 摄

吾爱吾乡

漫步荔湾老城

□邱洁怡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23级本科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来到了广州荔湾调研。先前我已经走过许多次荔湾湖和泮塘了，遗憾的是一直未到逢源路看看，这次特地找来，在这条街慢慢地走走停停，发现这一砖一瓦、一花一树，全都藏满老城的历史文化气息。

逢源街，前身是清朝康熙年间建成的逢源区逢源东街，因有逢源桥，故名。此外，有一种说法是它因“左右逢源”而得名；还有一种说法是它因逢水源而得名。说起广州的老街，很多人的印象可能就是上下九路的那些特色骑楼，想起了广州当年繁华的商业中心十三行。但逢源街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是那些充满了生活气息的西关老屋子。

有一句话说“古建筑是流动的历史”。我并不常见西关建筑，广州每个区域的老式民居好似都有不一样的风格，而西关大屋却公认是广东特色建筑，那多是古时富人住的房子。以前我只从一些影视剧里看到住在西关大屋里的少爷小姐都是何等精致，这次真的能见到这种地道的西关风情建筑，我的好奇心迅速攀爬到了顶峰。

除了常见的彩色雕花玻璃和方方正正的外形，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它的两扇门，一扇小，一扇大，大的那一扇门还特别严实，被一根根横着的圆木护着，圆木之外还有一道只有一半大门高度的雕花小门。更有趣的是，当我走近那道雕花小门，才发现这些老房子里竟然还有人住。我本以为这边的老房子现在都只当作历史建筑用来给游客观赏的，现在不由得想，人住在里面，怎么从那扇被圆木护着的大门里出来呢？那一排圆木不像是能向上滚动的样子啊，而且它也没有门把手。难道旁边还有一道小门供他们出入吗？那这两扇门岂不只是摆设，多此一举？

直到我们一行人去到荔湾博物馆，看到有关西关大屋的介绍，我才明白，老祖宗的智慧果真是我现在所不能企及的——那扇雕花小门叫做“脚门”，是四扇对开的小折门，可以防止外部视线的干扰，也就是用来防偷窥的；那一排排的圆木叫做趟栊，是栅栏式的拉门，可以防盗通风，它是可以往左右拉开的。整套大门既坚固又厚重，可谓是西关大屋的主要门防。在荔湾博物馆内就有一处保留得较为完整的西关大屋。从这道让我惊奇了半天的宅门进入，还要穿过侧厅和正厅，才来到主屋与书房，大屋侧面还有一条“青云巷”，取“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之意，有通风、防火、排水、采光、晒晾、交通、栽种花木等功能。

除了西关老屋，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老街巷子的烟火气。这当然不是指大屋内部的“青云巷”，要想真正体会老城风情，就得逛逛西关大屋外面那些小巷子。

每个城市都有些别有风情的小巷子，比如北京有胡同、上海有弄堂，而这荔湾老城的巷子，也有一种独具特色的生机。我来的这天，阳光特别灿烂，红砖墙面或是灰水泥的墙面，映上了斑驳的树影，似乎在随风晃动，大片树阴遮挡了骄阳，走在巷子里并不会觉得热。有些人家喜在阳台上侍花弄草，有一家人种了好大一棵三角梅，花如瀑，垂落一片墙面，美不胜收。偶有行人骑着单车晃悠悠地过，在花影里留下“叮叮当当”的响声，不时还有邻居间“食咗饭未？”的互相问候声和小孩们打闹追逐的嬉笑声追逐而来……一路走来，每一个画面竟都像是电影镜头，透着生生不息的广式烟火气。

穿过巷子，不久便抵达荔湾湖公园。最瞩目的是那一棵棵大榕树，老老少少在荫蔽下谈天说笑、闲坐乘凉，好不快活。榕树在广东已不只是一种树，更承载着老广人一代又一代的故乡情。在每一个老广心中，榕树或许都是最深刻的童年印记，他们在榕树下吃饭、玩耍、纳凉，成长、老去……

如今的荔湾，已不止是老城了，除了改造成历史文化街区，这里还能看到许多现代化的事物。比如永庆坊的历史文化街区里，我们能看到时下风靡的潮玩文创；在现代化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我们能看到历史文物在玻璃展馆里熠熠生辉，静默地诉说着往事。

荔湾是老城，但它一点也不老，一直在稳稳地迎上现代浪潮，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我漫步在街道上，那风，那屋，那树，都那么亲切，抬头，还有一片湛蓝蓝的天。

（指导老师 陈楚敏）

『广货伴我行』征稿

“花地·校园”版现面向广大学生征集“广货伴我行”主题稿件。

“广货”品类丰富，涵盖服饰、家电、食品、农副产品等不同方面的广东出产的商品，欢迎同学们分享与“广货”交集的动人故事。体裁不限，字数在3000字以内。

投稿邮箱：hdjs@ycwb.com

邮件标题请注明“广货伴我行”字样，内文还请标注作者所在院校、班级等详细个人信息。

中国科学院解析出“三手烟”释放时间表

三手烟比二手烟污染更持久

“三手烟”的概念早在2009年就被提出，是指烟草燃烧后残留在家居表面、衣物纤维甚至灰尘中的污染物。研究者提醒“三手烟”因其隐蔽性和持久性，已成为室内环境健康的焦点，其对人体的危害比“二手烟”更为严重。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建筑与环境》上发表的重磅研究，通过测量和解析室内环境中“三手烟”释放的有机气溶胶和气态化合物特征，首次精准绘制了三手烟的有毒物质“释放时间表”，指出“三手烟”会分阶段释放高挥发性碳氢氧化合物，形成含氮挥发性有机物，最终转化为烃类化合物和氧化产物，形成“长期、低剂量”的健康威胁。而且它不像“二手烟”那样“抽完就散”，而是会在室内表面停留数天甚至数月，更会将家中的羊毛地毯、毛绒玩具、纯棉窗帘，变成它的“藏毒库”，长期“潜伏”。

早在2009年，美国哈佛癌症中心便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并指出其成分包含尼古丁、氢氰酸、砷等致癌物质，可附着数月并随环境变化重新释放，与空气中亚硝酸反应生成烟草特有亚硝胺等强致癌物，普通通风和清洁措施难以彻底清除，需通过更换地毯、壁纸等吸附材料才能消除污染。研究人员指出，婴幼儿因皮肤接触和手口摄入行为更易受害，吸烟者家庭婴儿体内尼古丁含量最高达不吸烟家庭的50倍。研究还显示“三手烟”可导致DNA损伤及微核形成，增加肺癌风险，尤其对长期暴露的育龄女性及儿童危害显著。其对人体危害程度已超过“二手烟”与“一手烟”，成为最严重的室内空气污染类型。

（浩源）

清华大学发布战国竹简研究新成果：

首次公开中国最早“马政文献”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于1月19日发布新成果，首次公开一批“马政文献”——《胥马》《凡马之疾》《驯马》《驭术》《驭马之道》5篇竹书，是目前我国最早专门论述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的珍贵资料。

其中《胥马》篇，聚焦相马之术，详细描述了12类马匹的形貌特征，阐明其鉴别标准，对研究古代相马术、畜牧史及动物考古等具有重要价值；《凡马之疾》篇系统记录马匹各类疾病及其症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专门论述疗马的文献，对中国古代兽医史研究有重要意义；《驯马》篇为驯马经验的总结，主要记录驯马方式的变化与不同饮食的安排调节。“简文表明，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驯马与刍养的密切关系，重视通过合理训练和畜养，保证马匹健康。”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石小力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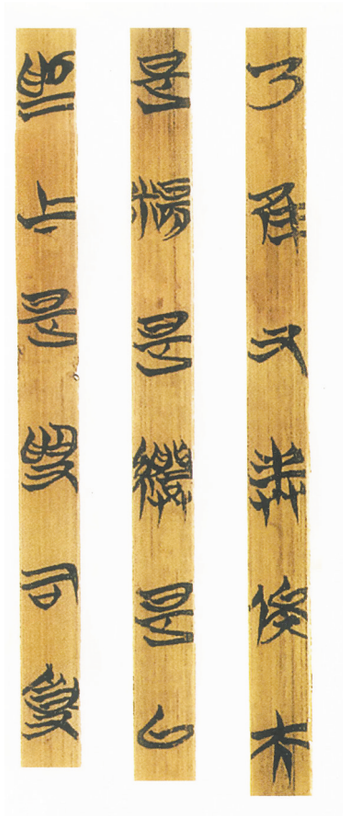
此外，《驭术》篇系统介绍了驾驭车马技术，其中讲到，驾马前应当让马达到“六怡”状态、以“静”为主要原则、重视马耳等肢体动作、掌握从“步”到“骋”的步法系统、合理使用辔策和口令……石小力介绍：“驾驭车马作为一种实用技能，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一直有缺失。《驭术》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驾驭技艺具有重要文献价值。”《驭术》体现了古人驾驭技艺的复杂高超，对现代马术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驭马之道》篇则主要讨论驭马的一般性原则。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程浩介绍，文献的思想脉络与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多有相通之处。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说：“马匹的驯化、良种的引进、牧养经验的积累、驾驭水平的提高，直接关涉古代交通和战争能力的提升。传世文献关于先秦马政的记录较为稀缺。清华简第十五辑公布的5篇文献，是目前所见先秦时期关于相马、疗马、驯马、驭马最早的系统文字资料，对研究战国时期楚国马政，以及中国畜牧史、兽医史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清华简于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总数近2500枚，其内容多为经、史、子类文献，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黄德宽表示，清华简整理报告预计推出16辑，整理工作目前已进入尾声，争取早日将最后一辑整理报告向社会与学界公布。

（综合）



清华战国简之一（资料图片）

奇趣生物

发现雌雄同体蜘蛛新种

这只雌雄同体蜘蛛的外观分两色，橙色一侧为雌性特征

图片来源：Zootaxa

2025年，在泰国西部森林中，科学家们发现一种奇特的蜘蛛Damarchus inazuma。这种蜘蛛的身体呈现出罕见的“半雄半雌”特征：一侧为体型较大、呈橙色的雌性形态；另一侧则是体型较小、呈灰白色的雄性形态。它有明显的雌雄同体外观，橙色一侧为雌性特征。

这种特殊现象在生物学上被称为雌雄嵌合体（gynandromorphism），通常是受精后细胞分裂异常导致的，此前在蝴蝶、蜜蜂等动物中也有记录，但在蜘蛛中较为罕见。

这一新物种的名字来源于日本动漫《海贼王》中能够变换性别的角色“闪电”（Inazuma）。研究人员表示，该角色左右不对称的橙白配色，恰好与这种蜘蛛的性别二态性高度吻合，是科学与流行文化之间有趣的联结。

（科普中国）

前沿发现

○中国顶尖装置“超级放大镜”将向用户开放

北京怀柔有一座造型酷似放大镜的建筑，里面装置着亚洲第一台、全球仅三台的顶尖科学装置——中国首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简称HEPS）。它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一台“超级放大镜”，是世界上发射度最低、亮度最高的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之一，可发出比太阳亮1万亿倍的光，能穿透物质表层，看清原子级别的微观结构。

中国首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超级放大镜（资料图片）

它已于2025年10月29日通过工艺验收，将于2026年逐步对用户开放，现在已经有百余名用户在排队等待。它的储存环周长接近1.4公里，环形管道里的电子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循环运动，每秒能完成数万圈旋转，在切线方向发出超强X射线。通过这些射线可以以接近原子的精度揭示微观结构。

如今全球近70%的已知生物大分子结构是通过同步辐射被探测出来的。虽然全世界虽已有超过50台同步辐射光源，仍远远无法满足用户需求。HEPS作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已达到真正的原子级精度。研究人员称，从蛋白质晶体到高铁车轮，从猴脑组织到人体器官，这台“超级放大镜”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目前装置仍在持续建设中，将来可以建成几十个光束线站，同时容纳几十组科学家开展研究。

○富士发布“能拍视频”的新款“拍立得”

富士新款相机Evo Cinema（官网公布图片）

2026年刚开始，富士就发布了一台外观极其复古的新款“拍立得”富士Instax mini Evo Cinema。这款Evo Cinema，有标志性的垂直手柄、位于食指指肚下的扳机式快门，有打印照片的按钮，甚至还配备了额外安装的光学取景器配件。最有趣的是，通过扳机式快门，还可以拍出一段最长达15秒的视频，并在相机背面的显示屏上回看拍摄内容。如果满意，只要用力拨动那个模拟过片扳手的“打印杆”，就可以得到一张“拍立得”照片，这张照片承载的却是一段动态画面，只是还需要用手机扫一扫照片上的一个二维码，才可以看到刚才拍的视频片段。

对此，有人认为“多此一举”，也有人认为“作为一台玩具，还是相当有趣”。

（江海 整理）